

人性关怀与语言解放

——评强光浩的油画艺术

杨卫

强光浩1968年生于安徽芜湖一个偏僻的农村，他与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艺术家一样，都经历了社会发展的巨大变革。他们的童年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度过，经历了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贫乏，因而性格大都比较压抑。不过，在他们人生的成长期，又赶上了改革开放，外来文化一拥而入，犹如春风一样，唤醒了他们的自我意识。故而，他们又有一种强烈的表现欲，对于强光浩而言，幼年时的压抑与成年后的自我放逐形成鲜明反差，这正是他艺术创作的冲动之源，也是贯穿于他绘画作品中的主题思想。

追溯起来，强光浩的艺术人生，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节奏同步。尽管他自幼喜欢艺术，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打破固化的社会结构，并将外部世界的信息引入中国，他不可能走出乡村，当然也就更不可能以艺术为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强光浩应该是受益于改革开放的一代人。开放的社会环境，不仅使得强光浩的人生发生了变化，即他通过考学而改变自己的命运；同时，因为开放而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，也诱发了强光浩的好奇心，使他由此而萌生出表达的冲动。因此，强光浩进入绘画的学习与创作，一开始就迷恋上了表现主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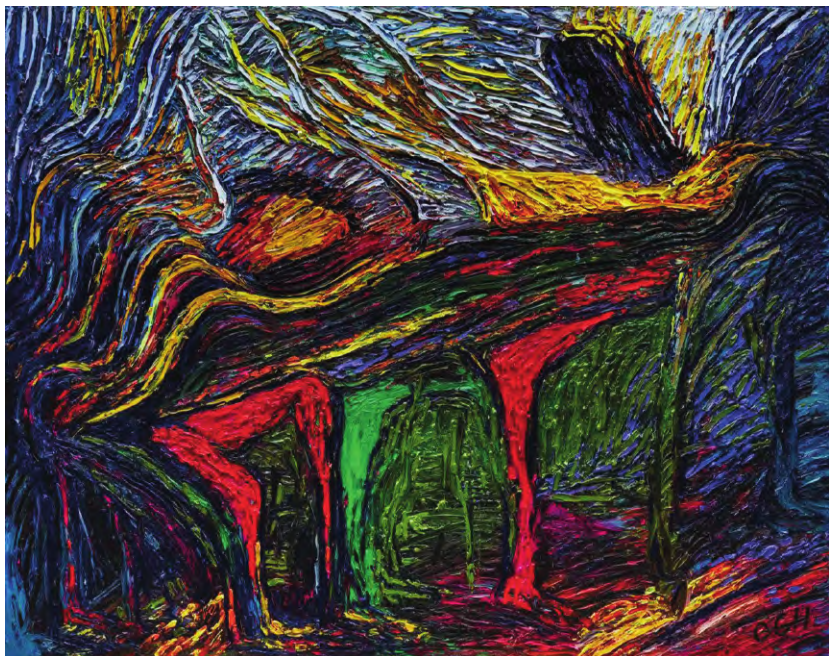
事实上，表现主义作为一种艺术风格，最能反映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。因为改革开放就是要改变过去陈旧的保守体制，解放人的思想，最先唤醒的是人的主体意识，即所谓“人的觉醒”。20世纪80年代，新潮美术如火如荼，这是对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。其间，随着哲学热的兴起，将人主体意识不断唤醒的同时，也将大量的西方表现主义艺术介绍到了中国。这是表现主义绘画在当年风靡一时的原因，也是新潮美术的主要视觉成果之一。

1985年，强光浩考入安徽黄梅戏学校舞台美术专业，成了一名艺术生。虽然作为在校学生的强光浩，并没有介入“85美术新潮”，但还是耳濡目染，受到了当时文化热和美术思潮的影响。因此，从安徽黄梅戏学校毕业后，强光浩没有选择舞美工作，而是于1989年又考进安徽建筑学院，继续到大学深造。不过，当代文化的观念与现代艺术的思维，早已经植入强光浩的脑海，使他对人性解放与自由创作有了一种强烈的诉求。所以，强光浩并没有在安徽建筑学院完成自己的学业，而是于1991年选择退学，远赴北京的“圆明园画家村”，当了一名职业画家。

应该说，强光浩的艺术创作之路，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也就是说，强光浩的艺术创作，肇始于他的自我放逐与流浪生涯。因此，生命关怀与人性解放的主题，深深地植根于强光浩的创作思维，也为他的艺术奠定了风格基础与观念内涵，即以表现主义为语言风格，一方面表现大千世界与人间百态，另一方面挖掘自己内在的生命激情。

不过，虽然强光浩很早就明确了自己的创作方向，但他的艺术历程并非一帆风顺。作为一个职业艺术家，强光浩背井离乡、漂泊在北京，必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。尤其是90年代初仍然受到户籍制度的束缚，且艺术市场尚未出现。在如此这般窘困的生存环境中，要追求艺术个性，以自由创作为生，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。所以，强光浩在“圆明园画家村”没能坚持多久，最终还是迫于生计，于1993年离开北京，去了广东发展。

强光浩到了广东后，尽管为了生计从事过许多与艺术相关的其他工作，但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自己的油画创作上，始终笔耕不辍。正是因为废寝忘食地投入，这些年来，强光浩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油画作品。与此同时，他把自己丰富的社会实践与生命体验，有机地融入艺术创作之中，从而使其作品于形式提炼与纯化语言的过程中，又具有了某种坚实的生命质感。



强光浩 钢琴家 布面油彩 150×200厘米 2022

强光浩 1968年生，安徽芜湖人。1988年毕业于安徽黄梅戏学校舞台美术专业。1991年赴北京圆明园画家村从事油画创作。1996年至1998年就职于南方日报社。现为职业艺术家。



强光浩 门 布面油彩 150×200厘米 2022

强光浩的前期作品，大都是以人物为主，在表现方式上借鉴了英国艺术家培根的某些手法与风格。比如《多维》《NO》等系列作品，画面描绘了高度概括的人物形象，并将其肢体进行扭曲或肢解，形成一种简约的艺术符号，同时将画面颜色纯化，并以粗犷的笔触强化厚重的肌理，使其画面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视觉张力。但与培根不同的是，在强光浩的笔下，抽离了一些暴力美学的因素，而是注入了关于人性之爱、生命之美的主题。这当然是源于强光浩一贯的艺术追求，即把艺术作为一种自我解放的心声，不断加以语言纯化与风格完善。

正是出于这种对生命的挚爱与对人性的观照，使强光浩的作品犹如营造出一个心灵的避难所，具有了某种精神抚慰的特征，于肢体语言的解构与重组之中，又隐含着温馨的意象……

强光浩的近期作品，则完全挣脱了形的束缚，而是将语言的表现性因素提炼出来，转化成了画面的主体。比如他创作的油画作品《钢琴家》《门》《树》等，将笔触和色彩作为画面主体来表达，把原来“画什么”的问题引向了“如何画”。正是这个绘画观念的转变，使强光浩的作品与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发生联系，从而回归于艺术本体的同时，拥有了某种现代性的精神质感。

具体到强光浩的语言表达，就是刮刀和画笔的交错使用。比如在他创作的《门》和《钢琴家》等作品中，虽然是以现实中的门和人物作为表现对象，但通过颜料的堆积与刀笔的刮痕，凸显出画面的厚重肌理，再辅之以绚丽斑斓的色彩，使整个画面疏远于具体形象，而与人的心绪跳动与情感变化相联系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由此，任何题材都可以被强光浩信手拈来，转化为灵性的语言与生命的印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强光浩不仅从表现对象的依附中解放了自己，更为重要的是，通过语言的抽象与纯化，与当代人建立了广泛的精神联系。

毫无疑问，强光浩对艺术语言的探索过程，也是将外来的表现主义风格，进行自我转换和自我消化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尽管漫长而艰辛，但也充满了探索的惊喜与感动。强光浩正是把这个过程当成一种人生修炼，以及自我的意识认同与人格完善，将自己的困惑与矛盾、痛苦与欢乐、悲悯与良知、理想与信念等生命内容，融入语言纯化的过程之中，从而使他的油画作品犹如一座厚实的纪念碑，镌刻自己生命意识与时代精神，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呈现一条极具个人化的探索轨迹。□

杨卫 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、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